

——致敬“母亲节”——

母亲的“养家”大业

□王玉初

母亲一直在老家,从事着她的“养家”大业。

51年前,大姐呱呱坠地。那个21岁的女人,改变了身份,变成了一位地道的母亲,并开启了她的“养娃”生涯。大姐出生时不足月,身形极为娇小。为大姐“洗三”的那天,家里来了很多亲戚。母亲看出来了,大家嘴上是在道贺,心里都在犯嘀咕——这么小的孩子能养活吗?

初为人母,母亲的奶水不足。可她看到大姐那般娇嫩的样子,便忍着疼痛接受了乡村接生婆的帮助——揉乳房。那钻心的痛,母亲从始至终都没有哼一声。平时不吃肥肉的母亲,还听从了接生婆的建议,强忍着呕吐吃起了黄豆炖猪脚。

奶水来了,可大姐的食量小,吃不动。母亲后来说,当时家里养着一只小狗,原本是让它清理孩子的排泄物。母亲的奶水过剩,胀得生疼,只好挤掉。小狗吃了挤在地上的人奶,长得壮壮的。苍天不负有心人。在母亲的精心呵护下,大姐一切回归正常,健康成长。

接下来,二姐、三姐相继出生。在乡里食品站工作的父亲本打算再生了,因为家里穷,怕养不起,再加上已开始实行计划生育。就在这时,我不期而至。母亲有些犹豫,还是决定再生一个。很幸运,正是因母亲的强力坚持和庇佑下,我才得以来到人世。

老话说,果多伤树,子多母苦。在我出生的时候,三姐刚满两岁。母亲说,三姐看到我吃奶时,嘴巴总是不停地吧嗒着。因为那些奶水原本是她在吃的。四个孩子的拖累,母亲从原来120斤的健硕样子,瘦得只剩80多斤,让外婆看得十分心疼。

母亲没有被生活打垮,一直顽强地扛着。她开始养鸡、养猪。平日里,她在田地间拼命地劳作,总想尽可能地多收一些粮食,好养活家里的七口人和那些鸡呀、猪呀。

母亲一直不忘念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好,“你爸的工资太少了,根本养不了家。要不是分田到户,你们可能真要挨饿。”自从有了自家的田地,母亲更加辛勤地劳作,也有了丰硕的回报——全家能吃上饱饭;鸡蛋可以换钱,用来买盐和孩子们读书的本子和笔;养猪仔和肥猪,是把零钱聚成大钱,可以用来给孩子们交学费,还存着翻修了老房子。

父亲在食品站上班,农忙时他也忙。于是,种田种地的轻重活都落在了母亲的肩上。爱琢磨的母亲,是种田的一把好手,隔壁邻居都照着她的节奏生产。可结果,他们的单产总会比母亲种的田地收成少。大伙认为母亲留了种地种田的“绝招”。其实,母亲早就跟大家伙说过,“种田无巧,先要把地养好。”稍有农闲,母亲从不闲着,要么烧火粪,要么堆农家肥。家里养的猪,也发挥了大作用,生产了不少农家肥料。不过,那些大粪都是母亲一担一担地挑到田地里去的。地养好了,庄稼自然不会欺人的。

如今,母亲没有再种大面积的田地,但她也没有完全闲着,还秉承着“养地”的原则,种出了前后村既羡慕又佩服的菜园。我每次回家,车的后备厢里总塞满了母亲种的各种瓜果蔬菜。

前年,母亲的眼睛退光有点厉害,还一不小心把脚给崴伤了,在医院住了十几天。出院后,她一改以往风风火火的行事风格,变得做事格外小心谨慎,且念叨,“人老了,要养好自己的身体,别给孩子们添负担。”

母亲的“养家”大业,心中全是家人,唯独没有自己。

荷

★阿卫国

扎根何弃烂泥中,
直径纤柔虚不空。
一夜青枝含露发,
池塘处处举荷风。

初夏

★李剑友

时暖时寒花谢芳,
蔷薇月季媲妍香。
枝繁叶茂果青硕,
炎日薰风催麦黄。

母亲,陪我一路走过

★丁宇

是谁蹒跚的身影
淹没在夕阳的余辉中
让挂在树梢的鸟鸣
在时间的穿梭中变得悦耳

是母亲独自的倚门守望
让生活变得有声有色
是母亲辛勤的耕耘
让日子洋溢着幸福的涟漪

是谁干裂的手指
为我系上最后一枚纽扣
让跋涉的旅途
常怀一颗对远方感恩的心

是母亲的质朴和慈爱
滋润了隐约而来的水声
让细碎的光阴
成为一路漂泊回归的灯盏

是谁晶莹的泪花
化着挥手道别中的风景
让脆弱的心灵
在寻找被琴弦拨动的港湾

是母亲无私的奉献
葱茏了村庄亘古不变的梦
让情感的家园
成为捧读中最深沉的诗章

前几天回老家收拾东西,偶然发现一份父亲早年填写的表。由于年代久远,纸张颜色已经泛黄变暗,摸上去有点儿发脆,似乎在诉说着历史的沧桑。

表的名称叫《个人经济退赔计划》,制表单位是“中共许昌地委社教工作总团”,时间是1964年11月10日,比我小1岁。在工作单位一栏,父亲写的是宝丰县委办公室。

表拿在手中,仔细看了两遍,我惊奇万分,感慨万千。

老同志都知道,上世纪六十年代前期,中央在全国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,清思想、清政治、清组织、清经济。

为什么要搞经济退赔?

按表上的说法,父亲存在经济不清楚问题。

有哪些问题呢?现全部抄录如下:

第一个:1959年因爱人生孩子,在曹镇托人买红糖1斤;1960年在河湾买大队炕的月饼2斤;1961年在石桥托人买小木箱1个。这些都是走后门,都是多占行为,应作深刻检讨。因都已付过款,所以不再退赔。

第二个:1961年,在孙官营买烟叶3斤,自己吸了,当时已付款2元,但没给粮票,这是多占。应退赔粮票3斤。

第三个:1962年在孙官营三元队买烟叶4斤,付款2元;又在靳林队买烟叶2斤,当时给钱没要,直到县里培训工作队时,才给捎去1.4元,但没给粮票,这都是多占。两宗共应退赔粮票6斤。

第四个:1962年在何砦,工作组起伙半个月,个人仍多吃多占粮票4斤,应退赔粮票4斤。

第五个:今春,随县委书记下乡去石桥,在区委吃油馍一次,约多占粮票3两、钱2角。应全部退赔。

第六个:今年五月,在商务务区开会三天,吃得好,但每天只交1斤粮票、6角钱。三天共应退赔粮票1斤、钱9角。

另外,在后面的个人退赔计划一栏,父亲还标注有两点:一是应退赔的1.1元钱,这次

已一次退清。二是应退赔的14.3斤粮票,12月份全部兑现。

这叫经济不清楚?

看完表上的内容,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,说是掀起了轩然大波,也不过分。

首先,这份表犹如晴天霹雳,让人目瞪口呆。原来,父辈所处的年代,组织上要求如此之严格,检查自查如此之细致,党风政风如此之清明,没有死角,没有余地,没有退路。这才是真正的零容忍。

其次,这份表犹如高山仰止,让人羞愧难当。看上去,表上的数字都很小,最多算是多吃多占,但折射出的意义却不小。当年那些合情合理的生活琐事,包括跟随县委书记下乡吃顿好饭,父亲都能认真检视,说明父亲做人有原则,有道德约束,胸怀宽广,人格魅力跃然纸上。

放到现在的大环境下,这份表上的所谓经济不清楚,还算是问题吗?如果按照表上的退赔标准,是不是有很多人都要退赔呢?要我说,父亲的经济退赔计划表,像一面镜子,更是一座标杆。镜子,照出了有些人的嘴脸,标杆,给无数党员干部树立了榜样。同时,也照出了我们工作上的差距。

父亲是全家人的骄傲,也是共产党员的骄傲。

不是常有人不理解:为什么有不少人怀念那个风清气正的年代?这些年贪污腐败分子为什么屡除不尽?这份几近花甲的表,已经给出了答案。

一份发黄的
经济退赔计划表

◎朱硕民

